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8
1873
v.3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鎭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

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卽位
盡用左右細人遊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
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并參預政事權亞人
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
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
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
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
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
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畱冠軍參軍廣陵荀伯

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還鎭淮陰

七年　初上爲諸王寛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郎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晩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爲駆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

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

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

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甞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絶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

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鎭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旣經南討與宿衞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卽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

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旣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襹耳黃襹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左僕射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

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

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
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
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
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
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
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
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
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
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

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爲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

以淮陰爲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旣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

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卽皇帝位
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
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
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
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
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
爲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
禍及帝卽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
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

新蔡許公輿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鎭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鎭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

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郎辦丙戌休範帥
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
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
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
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
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遊擊將軍戴明寶驍
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
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
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
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

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

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衞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衞

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

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亥豪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

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

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
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
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
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
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
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
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
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鬭志俄而
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
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

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衞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

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

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衞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

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
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
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
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
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
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
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
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
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

景素單騎亡犇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瀰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遊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

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淸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徵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卽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

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
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
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
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
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
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
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
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
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
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

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皆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幷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鎭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

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
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
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
儀衞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
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旣而輕騎遠走一二十
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衞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
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䕫人李
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
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
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

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絶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

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

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

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討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

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

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靑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値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

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
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
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門甚急
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
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
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
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
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
尙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
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

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
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
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
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
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
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
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
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
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
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

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鎭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

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荆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

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弑主簿宗儼之
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
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
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
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
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然亦
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
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
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
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

誓攸之將舉兵其妻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
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
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
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
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
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
表以聞文和尋棄州犇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
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
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
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

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恟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荆州刺史庚午以右衞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賾爲左衞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

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旣入朝
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
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
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
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
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
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
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
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
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

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頤奉變鎮湓口頤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頤眞我子也以頤爲西討都督頤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頤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頤出弔作難據郢城頤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

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

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

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
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衞兵攻道
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
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臨
去啜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
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
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
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
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
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

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藴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藴謂粲已敗卽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俁陔踰城

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旣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黄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藴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藴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逼密謀道成

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
延之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
書王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
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
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
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
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
盧矣道成卽以瓌爲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
以重兵付黄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
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

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鎭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

損威令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
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
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
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
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
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
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
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一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

卿士皆闒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
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覬
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
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
悟及太宗晩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
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
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

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堅城之下適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羫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

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
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
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方
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
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
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
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
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
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
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

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劉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

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
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
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
謂爲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爲
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
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
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已
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
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
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

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鎭東府丁丑以左衞

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衞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

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宅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

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
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
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
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
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
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
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
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南兗州刺史冬
十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辰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

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
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
家齊公遣人殺之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
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
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
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
卽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
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
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
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

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
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
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
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
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
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
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
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
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卽
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
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衞之宋神主
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
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
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八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
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
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
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
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

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犇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

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賾爲皇太子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暠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於遂寧陵

張溥曰蒼梧王忌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滑稽以脫既復磨鋋陳太妃詈罵而止事勢誠危前者廢帝無道箠辱諸父呼

湘東王彧爲猪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笑爲解繫廷尉一宿而釋彧寶懼死乃謀行弒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彧遂白帽稱帝蒼梧日欲殺道成道成急爲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主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湘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埶猶順道成人臣也今日殺天子明日卽欲自爲天子難矣湘東卽位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勛勿奉令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推奉九江

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弑蒼梧立安成竟總
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
而起也夫粲秉圖内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
才可執而取然褚淵者粲秉之賊劉攘兵者攸
之之賊淵洩成謀道成議備袁粲父子死石頭
城劉秉父子死額檐湖内力盡矣攸之初起兵
攘兵即懷二心以馬鐙寄張敬兒令豫爲防旣
攻郢城不拔攘兵即燒營倍畔魯山軍散攸之
文和縊於櫟林外力盡矣夫君死與死國亡與
亡忠臣孝子計不反顧蓋明知其無益而猶以

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斯人彼禰襠素書尊於黃鉞石頭歌謠榮於九錫褚淵王儉何以生爲易代世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馬仙琕擁兵袁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終其節惟亂賊易起效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恥是以愈久不振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魏遷雒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雒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

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旣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

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

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
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
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雒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雒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
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
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
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
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
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
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

並慇懃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雒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雒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

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衞尉卿鎭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旣不唱異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鎭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雒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

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雒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雒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雒陽宮殿故基皆

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尙宜因遷徙爲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爲陛下之遷雒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闤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

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
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
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
雖三后之胄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
不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
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
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
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
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

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雒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

毅今聞雒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淸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

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
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
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
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
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
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
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
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
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
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

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廄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
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
非以代地爲勝伊雒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
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
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
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
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
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
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
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

不得還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雒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雒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

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雒者復租賦
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
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
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
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
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
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
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

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雒陽

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於雒陽　冬十二月甲子
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
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
中之色黃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
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
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
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犇平城
尚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
城西廢爲庶人　初魏主南遷雒陽所親任者多中

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雒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

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
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
度其所爲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
但速往鎭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
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
莫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
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
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
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皐陶何
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雒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

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産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宥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

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張溥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

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
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為夷變夷為夏習俗難移
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固請
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鄗事之醜魏孝文
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
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魋結可以略地而漢制
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
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
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著胡服頑鈍
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强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

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
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辮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
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
亂丞嘉廢爲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天年遽信李
彪密表椒酒賜死十五歲兒麤棺瘞土餧爲若
敖則微少恩矣泰叡素無亂心祗以不樂溫土
謀推陽平王頤頤僞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
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
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
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

威協眾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
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
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
岐衞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
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顥孝武奔長
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
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

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蹔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

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

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曅於眾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

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曅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

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遞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待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旣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

委字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妓備奏眾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

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昭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

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
帝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
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
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
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
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卽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
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
爲笑樂烝於世宗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
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
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世宗所厚私謂鏘曰

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衞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爲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衞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閤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

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

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衞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已巳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戸侯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戸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

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

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
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
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
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
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
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
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
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
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

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
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
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
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
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
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
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
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
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
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

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
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
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又使閉
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殿帝走趨徐姬房
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
宿衞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
卿等不須動宿衞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
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
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弑帝欲
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

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

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世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

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

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犇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

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遡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遡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

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
來何容卽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
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尙之之弟子也鸞
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
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
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
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擧兵匡社
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
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
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

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

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衞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

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
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
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
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
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
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鎭瑯邪城有守兵宣
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
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
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
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酹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曅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

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

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閫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

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傅
宣城王㣲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
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
癸亥高宗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
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
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
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
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
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

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
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張溥曰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爲移
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所
懸三才所繫今化爲犬不得立矣又樓號東田
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鬬鑿族滅凡宮室寺里衣
冠口語史悉列妖怪指爲文惠早薨二王廢黜
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篡立果天授非人力
歟鬱林五歲時戲高帝牀前能識太翁爲所鍾
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退音吐有令譽抑中

誠不肖祖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
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旣受遺詔
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珉何后幸臣奏
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姬周奉
叔橫刀禁闥綦毋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
以貴戚大臣正誅羣小刑人市朝告罪宗廟誰
曰不宜獨惜其內懷不臣利主爲惡蕭衍造謀
遙光贊志非一朝夕是以平居不聞諫諍臨事
無所不忍然後知珉等之死非清君側直弒逆
之先聲也宋彧弒子業蕭道成弒宋昱皆迫於

身危不得已而後逞昭業淫頑類二主其善殺不如也何肎依違誅鸞不決蕭諶戎服身殞西弄伏完不能討賊曹操即弒帝后事機死生間不容髮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亟行史猶稱其儉約蕭清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皁莢餘濼裹蒸晚食亦愛惜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篡弒殘殺者其人類能攻苦食淡堅忍無華此又烏足道哉

[illegible]

